

每月三期
逢一出版

中中十日

敬集總理遺墨

中山縣立中學出版

第廿六期

夜叉與妖婦

笑花

說來又是一片傷心話！

國是一樣的國，土是一樣的土，而我們的國土，總是給人家做了俎上之肉。我們翻開一部國恥史，真是有如一部各帝國主義者的「取貨簿」一樣。強奪的強奪去了，蹂躪的蹂躪完了。雖然我們在每一次帝國主義者的強奪，蹂躪中間，我們民衆都會感覺着痛心而去奔走駭汗，作種種的救國方法，然而不久就事過境遷，或者另一帝國主義者又伸出手來，而移易了我們的視線。這種「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」的不澈底的救國方法，從歷史告訴我們，是終于要失敗的。

無論他是「紅鬚碧眼」的白種人，無論他是「同文同種」的黃種人，紅的好，白的也好，五顏綠色的也都好，他們都是挾着軍事的經濟的暴力，同樣地欺壓我們。站在我們領土周圍的一班，不是「兇神惡煞」的夜叉，

就是「賣弄風情」的妖婦。打我殺我，固然要置我們于死地，親我吻我，又何嘗不是一樣地「笑裡藏刀」！

我們總理的主張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所謂平等待我之民族」，在現在決無從在世界的舞台上，佔有政治力量的脚色中去找。我們所希望的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不過是被壓迫或渴望和平的大多數的民衆而已。從佔有政治力量的脚色中所喊出來「親善，親善，和平，和平」，原就是二十世紀中最新式的兵器！

我們決不祇全副精神去抵抗「夜叉」，更要提心吊胆去防備「妖婦」。站在我們周圍的這些，都是一樣的要我們的命！

朋友不信，請看最近又強奪我們大小橫琴的澳門葡萄牙人！
附錄本校學生自治會為澳門葡人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

企圖侵畧我國領土宣言：

四萬萬同胞：葡萄牙企圖侵畧南中國了！十月十日我們縣裡的報紙有這樣嚴重的記錄了：

「邑屬大小橫琴地方，素為澳府所覬覦，近更明目張胆，在該地堅立國旗，派遣警兵，奪管政事……遇警不能調處時，澳府即以電船派員到理」（中山仁言報）

同時更驚人的消息也發現了：

「十月十日，縣屬第七區小橫琴村鄉人黃某，向本縣土地局登記，該村附近著莨岡田地一段，經由該局照章派出測量員陳量會同業戶前往測量，詎陳等測量之際，忽有范姓鄉人持械到場，……欲奪測量儀器……陳等亟奔下小艇從水逃出……適海面有，葡國艦……該艦將陳等扣留，解往澳門審訊辦……」（中山仁言報）

親愛的四萬萬同胞：我們在歷史

上，已經明白知道葡國是首先由海道

來侵畧我國土的，現在，葡國以卑污手段，利誘無知的土人，又復扣留我國的官吏！擅捕在澳無辜同胞。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回憶民國十一年五月廿八日慘殺二百多名華工，新仇舊恨，更湧上我們的心頭了，那可惡的葡萄牙，憑着租我的澳門和違約不勘界址的便利，就日夕蠶食我土地，劫奪我主權，喂，同胞，我們為徹底保衛我南中國的疆土，這回非收回澳門不可了。

我們要知道：前時租與葡國的地方，原只限于澳門半島，在島之狹處築城，畫出城外之地租給她，但是，葡國以侵畧特長的手段，先後已佔有我們管轄的內關關，潭仔，過路環等地了。此外黑沙，九澳兩地方，葡人也已築營駐兵了，並且設立所謂義學，和公然批發各鄉的鹽塘了。喂，同胞此外還有更多的地方，葡國都侵畧到了：十一月五日中山仁言報已有這樣不幸的調查載上了

「齊（魚旁）灣，瓦崗寨，著莨岡，馬尿河，粗沙灣五村，前者每大村澳府暗給長槍八枝，配足子彈，曠使該鄉無賴八名為警察，每名月給西紙餉銀十二元，少村則折半，照行已久，曾經李前縣長祿趨交涉有案，近以餉項不敷，減少其數……又設有義學，以麻醉我邑民衆，現該五村人民，若被此爭執案件投訴葡政府者，被則公然受理，執行判決：……」

四萬萬同胞：在我們高聲着民族自決旗幟的今日，葡人反來破壞我中國完整的司法權，警察權和土地所有權了。這不獨是侵畧中國的行為，而且是替日本擾亂我南方的張目了。我親愛的同胞呵：我們革命的總理故鄉民衆決不能容忍了，我們用是敬謹宣言，我們決不許葡人的鐵蹄踏進中國的革命發祥地。同胞：起來，和我們一起督促政府，幫助政府，抗拒葡國的無

理侵略！

同胞！我們爲要永遠地澈底地保衛我中國的大小權羣，和中國主權的完整，起來收回澳門！同胞，爲貫徹我革命民族的廢約主張，爲保護在澳的同胞生命，用我們大眾的力量，收

回澳門！同胞：爲南中國的安全計，起來督促政府，以剷草除根的手段，革命的方式，收回澳門。

廣東中山縣立中學校學生
自治會刊登

十月十四日

夜色正闌珊

繆鳴殷

我惘然了，夜色正闌珊。

在這兒，有淡紅的晚霞，沉沉的暮色。我儘自徘徊，城市的喧逐與塵土，盪漾着我寂然的心。當我每一憧憬在這十字街頭，細味着都市的物質文明，不禁深深感到世紀末的悲哀，這物質文明的產兒，正是人類的精神上的苦痛之淵藪！我深深感喟，徬徨復徬徨，十字街頭雖然不能表現整個的人生，然而至少是人生的一頁寫照！

西風起了，道旁的楓樹輕輕的搖動着，我沉味着這秋光夢意，真不禁

萬感攢心！記得八年前的今晚，這裡還是一條狹狹的市街，市面也非常冷寂，會日月之幾何？幾年真各一瞬，如今已是由狹街變成大路，由冷寂變爲繁華，如今已是金碧輝煌，車如流水！此心猶昔，此情猶昔，然而石岐市已不是和從前一樣了。我知道人類社會是刻刻都在演進，然而演進的結果是什麼？文明創造了罪惡，繁華增加了苦惱，你們不信，請來看看這十字街頭！

我獨步街頭而俯首沉思，我追懷往事而喟然深省！一切老少男女的

馳向我面前閃過，我細細看着他們的面孔，大多數是眉頭緊蹙，形容憔悴，好像都有一番心事，湧在心頭。我欣賞着他們的尊容，不但沒有喜色，沒有笑顏，甚至連苦笑都沒有！我又見，車夫的奔波，苦力的狂喘，乞丐的呻吟，朋友，人生果真如此麼？果真如此麼？而且，在這年頭兒，我覺得這世界不但沒有恩惠，沒有同情，而且個個都在暗算別人，希求自己意外的獲得。朋友！人生果真如此麼？果真如此麼？我何敢想，何敢想！

燈光底下的路上，布滿着各色的苦惱與悲歡，奔逐在路上的人們，他們各自有其理想的憧憬，人生只是動搖和幻滅而已，生存的意義是什麼？漫步深思，傷懷未已，遙念着東北的鴻哀遍野，滄上的劫灰尚存，我們的生命真如螞蟻鴻毛，不知將死沒於何所？岐江有靈，現在還算是一片干淨土，然而這干淨土能持續得幾時？試問東北昔日的繁華，而今何處？每

亡國詩人太戈爾的悲涼之調，真是淚下無從！我們的燈光底下的人們，請你們深省！

夜深了，拂盪着我的只有西風，但見那拉黃包車的仁兄，氣喘如牛，汗滴如雨！又見那負負重奔走的苦力，呻吟悲鳴，深夜無息時！岐江上數燈螢螢，和晚波放出的一片微弱之光，互相掩映；蒼茫暮色，四顧朦朧，傷感在心，恨此地無琴，不能將我底一腔心情，訴之絃上！

寫于石岐鎮

關於「本地民歌」

浩強

讀本刊第二十二期少華先生「本地民歌」一文，深覺他對於本地民歌，確有不避麻煩去探討的精神，在欽仰之餘，就引起我來寫這篇文字的機會。

少華先生說：「每一個地方的民歌，都表現着每一個地方的風俗習慣；我們從民謠中，就可以窺見某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，」這的確是不错的

，所以他在錄了七首民歌出來之後，再就其中描寫風俗習慣最深切的加以小小的論斷，他說：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，是第三首。」現在且先把這第三首拿出來談談：（原文錄錯的地方，順便改正）

（一）

一歲得婆愛；二歲得婆財；三歲拉柴婆燒火；四歲上樓織嫩巾；五歲廳前織嫩布；六歲在房作深閨；七歲人來問；八歲爹媽應承人；九歲拉裙拉衫嫁；十歲抱仔返外家。

這的確是一首透切地表現着風俗習慣的民歌，除少華先生所說：「祇要「爹媽應承人」的不自由的婚姻和「童養媳」的習慣是顯然的活現於紙上外，我們更可以觀察得出：從「一歲得婆愛，二歲得婆財，三歲拉柴婆燒火：」這一句中，我們可以看出婆愛是怎樣的濃厚，我們常常看見人家做祖母的，總是很疼愛孫兒的；例如看見媳婦鞭打孫兒的時候，她總是很

急切地從旁相勸；更或因此會和媳婦起了惡感。再從「四歲上樓織嫩巾，五歲廳前織嫩布，六歲在房作深閨，」三句，我們又可看出我國女同胞往日的「鎮日靜處深閨，足不出戶一步」的習慣，至於「七歲人來問，八歲爹媽應承人」兩句固然是如少華先生所說，「活現著「不自由婚姻」和「童養媳」的習慣？」但我們更可進一步看出「重男輕女」的惡習；做爹媽的總是急急的以把女兒送給人家為能事，而不顧女兒的一生幸福的。

這確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首民歌，關於這類的民歌，我也搜得了兩首；現在把牠們錄出來，並在各首之後，畧加以小小的論斷。

（二）

金竹仔，銀竹絲；洗淨牆頭曝篩箕，洗淨灶頭曝筲著；曝乾篩箕去攞米，問之安人（註一）攞幾多？安人話攞三升半？老爺話攞四升零，貓兒狗仔着大半升，開開後門摘個冬瓜仔。問之安人糞亞（註二）蒸，安人話蒸，老爺

話裏；蒸蒸裏裏中安人意，拍起拍頭，四個叔四個拳頭；叨告爹媽都唔信，解開裙帶血淋淋。

(註一)「安人」，是媳婦對家姑的稱呼。

(註二)「把」，是「抑或」的意思，(註三)「把」，是個的意思。

詞，及這無疑地是處在大家族裡，媳婦的何事！竟受如是之虐待，是！雖然這種事情在現在很少見到，但一般家庭對媳婦的藐視，其虐待的程度竟至「叨告爹媽都唔信」；由此更可以看出昔日婦女界的受壓迫是如何深重，昔日一般人的心理，都以為媳婦是「外族送來吃飯的人」，沒有什麼用處的？這無疑地是我國婦女界向來缺乏自立能力，只靠着靠人的依賴性所致啊！

我們再看第三首：

(三) 亞美尖，嫁老蚊(見前註)三百餅，四百銀；剩番一百俾(註二)媒人。

(註一)「俾」是「給」的意思。這首民歌，顯然地是一買賣式婚的寫照；試想以三百餅，四百銀的代價，竟不惜犧牲去嫁「老蚊」的媒人一句，更可看出這位「好入息」的「經紀」的地位，是何等重要了。

雜感之什

涓雪

六、想和夢

近來一睡在床，就是熄了電燈，而且將兩片眼皮，合得很緊。但，決不是馬上就睡得很熟。我能夠想像得殺掉壓迫者的頭顱，我能夠想像得，抱着心目中的愛人狂吻，我能夠想像得我所要求的一切的一切。

是「甘之如飴」。但人的精神總是要休息的，我想到不可再想之時，便悠然入夢了。現在，不妨說說夢話；

自然都是如煙一樣的空想。但，實這年頭兒，除却空想之外，又能實現得一些自己的理想麼？一切可以幹的事情，不特幹不出來，就是寫出來，或者說出來，雖不一定至于「鎗決不做」，至少總有人罵你「大逆不道」。這種「大逆不道」的事情，我們能夠去想，我們能夠曲折去想想，就是人生的一件快事。橫直這個是「思想自由」的社會，我們能夠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去想，未始非大大的幸福。——但萬不能宣諸口而形諸文字。

我在這種「思想自由」之下，真

夢雖然沒有和想那樣痛快，但夢境每每比意境(即想)更高超。意想所不及的事情或者意想到「不可收拾」的事情，夢裡是會得到「圓滿的答覆」的。晚間能夠多造幾回好夢，便是人生的一大幸福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說他不會做過夢，竟不曉得夢是怎的一回事。我時常都替他可惜，替他悲哀。可惜就是可惜他不能領畧夢中的滋味，悲哀，就是悲哀他缺少了人生的一種幸福。

古人每說「人生如夢」。假如

到梧州

(普二秋季旅行報告)

鄭瓊生記
劉稚良記

出發前

「好的秋天」這一月來我們都是這樣叫着。

我們爲了這「好的秋天」有人提出遠足旅行了。於是提議人在班的大會席上呼着：「是時候了，我們的旅行！」

經過半數人的贊成和考慮，便決定我們旅行的目的地是「新廣西」的梧州——因爲那兒有不同的生活，異樣的地理，新的教育方針，特殊的軍事組織，不斷地在發展與發生中的產業，勵精圖治的政治，在努力建設中的一切建設……

於是我們舉行了我們的團長！



像做校長
作花笑

陳文新君，張華潤君。

二十六日

本日，團長通知我們，下午八時出發。

是時候了，我們到達學校，齊集好，準備出發同一的路。

領隊

告訴我們：這次旅行，先到省，轉廣三鐵路，到河口後才取港梧輪。

午夜，我們都在校省渡裡，等候着第二天十時的到來。因爲這是到省的時候。我們搭的船渡比較算是乾淨些，華麗些的了，然而我們非常焦

燥，原因是船的進行太慢了……無意中，有人還咀咒着。——無怪的我們都是具有中國青年急進心理的心理。一跳便望到半天空的。然而船不因我們的焦燥而加快呵……

二十七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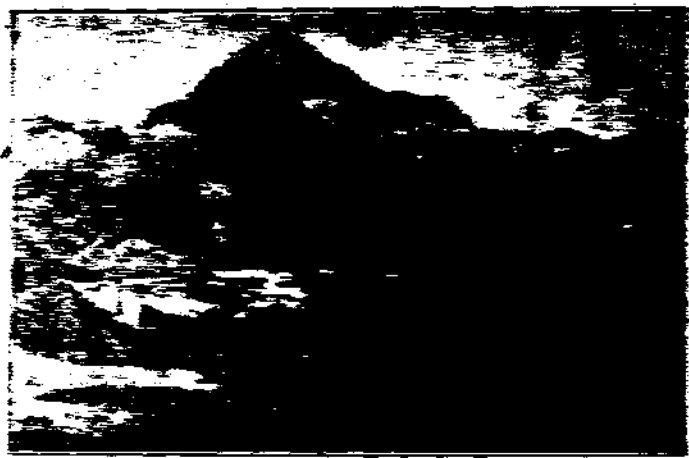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廣三途中——十時餘，我們由鄉渡裡走進廣三站的月台上了。看看鐘距第二班車開行的時間還有三十分久，又是等待着！

長蛇一樣的火車到來了，在遠遠地便發出洪亮的叫聲，車頭漸漸地移動地底雄壯的身軀到我們身邊來，像憤怒一般，一壁噴着烟和汽。

客與貨像潮湧一般地從車箱推落完了時，我們拿着三等車的來回票，遵領隊的吩咐，團長便和我們趁這次車先行。因頗領隊其後搭一點半那車。三等車箱內，客最多，而且非常擠擁，沒秩序而且嘈雜，……何以！這怕誰也懂的了。

汽笛呼後，車由緩慢而急速了，我們伸着頭向窗外望，學校地理功課

教給我們，使我們認識蘇聯的優秀是青島，是南滿，是三本。在蘇聯和南滿的邊境內，我們看見農產很豐富。自蘇聯，那是在舊式生產的基礎上比較發達的。蘇聯邊境種着不少有加利加連樹，這些樹旁邊方，有無數的小村莊，戶口在百家以上千家以下的多。這些村莊，給與我們的印象是：



秋郊（水形） 楊雲生作

古舊的，像是農村經濟的。因為所有的建築物都有百年以上歷史。這的，這些會明告訴我們：五鄉村，還沒有華僑的宮，新與的國民宮，而這種百年舊物的現象，也告訴我們：南滿百年來的農村經濟是在投資中。車行了兩個鐘頭，到三本地帶了，這的兩旁全變了景色！天闊少，沙灘多！還有那幾座山，也是重山連連。兩人語：春夏交，三本的地帶是南滿江本發達的，地理上吃虧，果無話可說。

車走足三十哩經過幾個大鎮，——從此，——便到三本站了，一個人說：這原來的人，日有五六千，走三本有兩個便車頭，不足馬力的，客車是貴，走快車有兩個快車頭，客車也是最貴……

二、三本一瞥 下車了，我們攬着行李向前走，一片數百口香菸成箱的時難得便本，非常可怕，我們大家都是初到，不懂這面是什麼意思，好在乘客們是向前走，所以我們也得向

前走。原來車站外，有很多婦人和孩子在接替客人搬行李的，因為人多了，便需要大車，大車，（指生意）大車，（更同行）大車工資，（按一個大車到碼頭，六個，四個，二個不等）樣子可憐也可憐。這是中國勞工的一角啊！

誰敢沒有一同車，不敢冒昧搭船，於是跟隨長的意思：到三本地帶休息。土人便我們到該地，校長接見我們，我們見在門外排隊大寫着三本中學，在談話時我們便說了句：貴校高中同學有多少……這時，該校長才告訴我們，他們的學校現在是難辦。我們休息後，便再乘船等三本車站，在那時，我們和他談話，在他的話裡，我們知道三本沒有產，只有漁業。三本的屋的門窗和櫃上都有鐵窗，據他們說，這是水災時嚇嚇的。呵，他們的叫苦生活！

三、江雷輪上 下午四時，乘領隊來了，直乘港梧輪。傍晚，落日

的光從水面反映着，黃金一樣色，秋風和雲地吹着，我們倚在欄杆側，望着水流，望着日暮，望着河岸和遠山……一個印度人也在一起站着。多口齒同學用英語和他談話……他說：「你是中國人，我是印度人，大家都不幸，大家的口可以講英語，心裡就千萬不要……」我愛甘地，我敬仰甘地……印度人呵，你和全世界的「不幸」人攜手起來吧，可以掉轉你的槍，你的主人就是敵人……中國萬歲！印度萬歲！

二十八日

西江的水，悠且長！船走過一夜了，又半日了。梧州！在何方！我們站在船的前頭，望着，只望着水和兩岸的山！

前進的像蚯蚓一樣緩慢，真不耐煩！待抵步，已下午三時了。

第一個問題是宿，我們跟領隊先生到蒼梧中學借宿，書中的一位先生出來很「抱歉」的說：「我們宿舍無空餘的，恕不能招待。」我們不能強以

所難，只有到西高中去了。

西高中允許我們住宿，我們便有些可憐了。十六張光床，在我們用紙作蓋鋪了後，可自由地睡覺了。

晚上，大家逛梧州市街。大家吃梧州名產——沙田柚，菓子狸。（未完）

夜月

初二黃昏

黃金色的殘陽漸向樹梢降下！蔚藍色的天空漸為墨雲遮蓋，一切的一切都黑暗起來了。

渺渺的我還是在那黑暗中摸索！

大地是悄然；微和的風陣陣在吹，這良夜，真美妙而幽靜呵！

一輪彎月從薄沙裡浮出了！朦朧的射着我衣襟，朦朧的遍照着大地。疏疏的星從浮雲裡現出來！微笑的向着我。月兒呵！星兒呵！給我一點光輝來振起我的靈魂吧！給我一點光輝來振起我的前程吧！

這時，月兒和星兒不作聲，悄悄地同墨雲躲着，似乎沒有一聲答應我，

我祇有幻想着：

「我的父親在黃泉下，是多麼的寂寞呀！我的父親在生時，是多麼的希望我呀！現今呢，我會怎樣去努力呢？我會怎樣去求學呢？去求我的生活以慰我的父親的寂寞和希望！」

這種思潮緊緊的在我心坎裡凝着。那時，月兒和星兒從雲裡沉沉的雲裡出！似乎尤給我一個答覆。唧唧的蟲聲，在黑夜裡響着，沙沙的樹聲，在黑夜裡響着，也倍了我的悲傷和寂寞呀！

夜深了！萬籟俱寂了！月兒和星兒給墨雲蓋着，歸去吧！

讀期第七頁夜行船一文之最後小節，脫去數字，應該是一「雖然我們站在這兒，不過是最平凡不過的一回事」。合補漏于此。第八頁一「裁縫婆」三字，係「成衣婦」三字之錯寫，此文經我譯作粵語，故有此誤，合更正。

笑花編後記